

新詩獎

初審會議・評審意見

隱匿：評審始終是艱難的，因為人類的文字貧乏卻又野心勃勃，兩者的差距在文學獎來稿中尤為懸殊。每當我做下評斷，同時也是對我所信仰的詩的再一次詰問。我慶幸詩找不到最終的答案，且樂於推薦一首了然於文字的貧乏且心平氣和的詩，儘管它可能不會得獎。

羅毓嘉：這次閱讀到許多作品以疫情入詩，充分展現了現代詩做為社會鏡面的抒懷價值，同時死亡、病痛、與愛情做為文學的母題，在我閱讀到的這批作品中也不斷複疊再現，無論在音樂性、節律與主題鋪陳都各有表現，愉快的初審閱讀經驗，也讓人期待最終會是哪篇作品勝出。

王姿雯：初審看到的作品落差最大，但也最為繽紛。愛情、婚姻、喪親、育兒；生理與精神的疼痛、社會給的痛。而不可避免的疫情詩也出現了超過膝反射式的、更為沉澱的作品。被篩去的作品，有些是文字精美壓過了情感，另一些則相反，我總是為後者感到可惜多些。

孫梓評：每一次心中都默默祈禱會有全新品種以完美姿態現身，但那多麼難。眼前的現實是百花齊放，有一批實力在伯仲之間的寫作者，以不同語言試探現代詩可能，藉由較長篇幅，殊異主題，回應你我共同經歷的這個變化快速的時代。

林德俊：來稿題材不少呼應時事，寫疫情、水情、外送，香港境況也仍有作品觸及，詩跟隨社會

脈動是好事。苦心經營的史詩〈孤巴察峨〉擺明爲了問鼎而來，是有分量的作品。〈畢業典禮〉、〈一名女子死亡時的模樣〉、〈少子年代〉都令人印象深刻，不只開拓題材廣度，視角也不俗。

曾琮琤：此次參賽作品，頗多關乎現實生活，生命關懷的佳作，證明現代詩絕不是只是無病呻吟，空中樓閣，而是生長在真實的土壤裡。

■因本屆初審會議採線上進行，故由評審交來書面評審意見。

新詩獎

複審會議側記

記錄◎孫梓評

顏艾琳認為，「今年文學獎參賽作品，寫出了時代的病體。也有作品寫及生活中新的行業，比如我們沒有想過，外送員在疫情中，像是一條血管，運輸大家生存所需。生病的人，在疫情期間也有了面對各種無常的病體感，我想這樣的作品會愈來愈多，因為不只是人，連世界都在生病。我們正身處這樣一個像黑死病般的時空片斷。」她也發現，「不知是否因為疫情封鎖，新世代以降的閱讀視角及其文字感，書寫的主題與意念，突然變得很平面、很同溫層，無論是描寫虛無主題或生活中的不知所終，很注重內心反思，並從小我擴及世界的變化。然而，若與學院派或其他資深詩人相對照，這一批寫作者對文字歧異性的用功程度，或在相對口語化的寫作中，文字能產生的力度，也會讓我擔心：新星的自我面目在哪裡？現在平台發展眾多，新世代詩人的技法、語法都很老練，卻沒有看到一種爆炸性的嶄新呈現，這會是我的憂慮。」

楊佳嫻表示：「本來就預期會有很多寫疫情的詩，校園文學獎和寫作補助申請也都常見疫情主題。至於精神病症，確實是時代之病，重點可能是它應該怎樣被表現，其實這次作品仍有寫精神上的皺摺寫得比較有意思的。常有人說，年輕一代的寫作是厭世風，但如果厭世到變成比較油滑的流行，已經是另一回事了。」她也發現，「這次帶有社會性的詩沒有寫得非常好，比如寫外送——外送現在

很常見，這主題可能跟當代人際關係、疫情有關，也關乎我們生活形態的變化，其中存有一種兩面性：比方說，社會很偽善，一方面說要減塑，一方面卻還是使用大量外送，這樣的矛盾和衝突有沒有可能藉由詩表現出來？」

楊佳嫻認為，「台灣現在整體閱讀風氣，或詩集銷售狀況，較趨往句構單純的詩。但此次參賽作品，還是可以看到較大膽張顯詩的飛揚的作品，比如〈昨夜無無明〉，透過各種感官的運用，色澤如此豐沛的一首詩，又寫得相當克制，不是無限發散，讀了覺得很驚喜。時代有時代總體的風潮，能看到逆向而行的人，還是比較感動——不單單是逆向，逆向之中，還有其藝術的考量。」同時，她認為，「參賽者不一定只包括新世代，說不定也有同輩人所寫。但如果看出版市場，現在年輕詩人第一本詩集仍有很多驚喜，有些人也得過林榮三文學獎，比如楊智傑或鄭琬融，個人風格都很突出，所以我對詩壇還是充滿希望的。」

鯨向海表示：「今年疫情更趨嚴重之中卻有令人振奮的奧運賽事。我在七月底看了男子雙人跳水十米跳台的比賽，冠軍只差一分險勝銀牌，非常驚險刺激。主要是銀牌得主六次的輪跳之中有一次比較明顯的失誤導致。我就想到，寫詩的失誤也是影響很大的，特別是講究細節的詩的比賽更是如此。隨便一些小瑕疵都可能引起一些顯眼的波瀾，立刻影響整個跳水（寫詩）過程的分數。寫詩好像又比跳水寬容，有時一些意外而充滿特色的失誤（只要不是太低級的），反而可能激盪出不同的火花，獲得評審正面的解讀。」

然而寫詩卻也可能比跳水更難，「因為可能你自以為寫了完美的滿分，評審卻覺得你欠缺了詩意……文學賽事跟體育賽事比起來因此是曖昧一些，沒有絕對的規矩可以度量，沒有一翻兩瞪眼的評分，更有可能，太守規則，反而非常母湯。」

鯨向海察覺這次文學獎複審作品特別之處是：「有不少疫情相關的詩，衍伸至慢性疾病，精神疾病，照護方式乃至於各種愛恨死亡等等。這也都是以詩歌形式與社會情境彷彿進行雙人跳水的挑戰。」延伸來看，「雙人跳水是非常講究兩個人同步諧和的運動，而寫詩莫不是如此，但詩更講究的是節奏與字句的諧和，主題與意象的同步，氛圍與結構的契合等等，無論過程是較單純的飛身翻騰一周半，或者較繁複的向後翻騰兩周半轉體一周半屈體等等，終究都是要落水的，而輕觸水面的那一瞬間，在每個評審平靜的內心，能夠產生深刻的感動，就是詩了。」

新詩獎

決審會議紀錄

記錄◎孫梓評

詩是洗乾淨的夢

時間：二〇二一年十月四日下午二時半

地點：《自由時報》一樓會議室

決審：李癸雲、李進文、唐捐、陳育虹、焦桐（依姓氏筆畫排列）

會議開始，基金會報告：本屆共收五百九十六件來稿。由隱匿、羅毓嘉；王姿雯、孫梓評；林德俊、曾琮琬等六位委員分三組進行初審，選出六十五篇進入複審。初審委員得以每人一篇，推薦心中值得進入決審的篇目，在複審時參與計票。再由複審委員顏艾琳、楊佳嫻、鯨向海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公推焦桐當主席，五位評審針對作品發表總體意見與評審標準。

陳育虹：奈波爾有次擔任詩獎評審，結果第一名從缺，第二名也從缺，只選出第三名，他頒獎給第三名得主時，很認真地對那人說，「獎頒給你，但拜託以後不要再寫詩了。」我想，今天我們絕對

不會出現像奈波爾那樣的狀況！評審時，我希望尋找密度高一點的詩，不管主題為何，希望它有比較特別的寫法。同時，期望讀起來有參與感，作者是身歷其境、有所體會而寫。相較之下，有些詩雖然應時，比如寫和疫情相關的主題，但表現不若預期，就不會挑選。

唐捐：做為評審，看似在挑選作品，其實也是接受刺激，被參賽作品再教育。這批作品或可視為這一年具有代表性的創作取樣，當然我也有困惑的地方：大家似乎都滿喜歡敘說事情。以前的人比較重視的意象，隱喻，語言密度，以這十六篇來講，不是最在意的東西。參賽者往往有兩種，一種是得獎老手，技巧純熟，連意象該如何在詩句中出現的密度都精準計算過，或許就是所謂的獎棍。另一種是素人，好像沒讀過什麼現代詩，但有吸引人的意念，其使用語言的方式，則像櫻木花道剛開始打籃球，看得出天分，但對籃球規則不是那麼熟悉。這兩者，或許我們寧取素人——他有想法，卻不會有某種油滑感。只是有時候，太素也會帶來困惑。所以我也是一邊困惑，一邊受到某些刺激地評審這些作品。最後我想說：主題很重要，它是你回應這世界時的關懷重點，但主題又非絕對，再好的主題，沒有好的表現力，也不行。

李癸雲：我第一次參與決審，發現這果然是滿具指標性的文學獎，讀每一首都各有千秋。徵文辦法不分主題類型，只求好與創意——這十六首，在主題內涵的表現上非常自由靈活，創意與想像力也非常高水準，評審過程讀得很暢快。有很多篇是基本命題：愛情，生命困境，日常思索，少數有些配合時事，如疫情，長照，外送員等。我個人比較肯定的詩有兩大類，一類是非常大膽，有創意，敢實

驗，敢表達，就算寫老病死，也用很新的方式。另一類是可以把我們原本感受到的細微情感再探深細察，把情感指向更幽深的表現；或把我們沉寂已久的某種情緒給勾連出來。評詩時，總是會考慮做為現代詩這種文類，美學應該如何表現？但剛才唐捐所說，我也很有共感，因為有些詩的長處，並非在於語言的疏密，或是意象凝練上特別有突破，而是觀看事物角度、或述說情感的方式很特別，即便真的有點素人，也能有打動我的地方。

李進文：這十六首，無論寫疫苗，健身，兩地隔離，外送員等都跟疫情有關。這是可以思考的問題：疫情改變人類存在方式，當然也會影響到創作。詩做為比較前衛的文體，當生活模式、政經體制都有轉變，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要傳達思想？心靈療癒？力圖改革？這些詩能進入決選，文字技巧都問題不大，但我會更在乎作品能否觸動人心，引發共鳴。同時，題材特殊不是標新立異，要能與當代有呼應。參賽作品都接近五十行，長詩必須照顧結構、邏輯的問題，除了結構完整，知性之外要能丟出一些思考，感性之外要能保有餘韻。很多人參賽刻意寫得很用力，想要面面俱到，這往往變成缺點。我會留意作者是否展現書寫的個性，有個性才有風格——若能表現出自己的腔調，又能以文字去駕馭這樣的個性，詩就成功一半了。

焦桐：我讀詩的經驗是我完全不在乎主題是什麼，也不在乎政治正確與否。我喜歡的詩往往是主題模糊的。大家都注意到行數問題，主辦單位規定三十五行到五十行，所以參賽者都盡量靠近五十行，最好剛好五十行。過去我自己主辦文學獎時，看過一個老手參賽，規定是五十行，他寫到兩百

行，然後把兩百行化妝成五十行，每一行都很長，他最後還是得了首獎，但那是一個缺乏自信的選手。因此，如果參賽辦法只規定行數、沒規定字數，參賽者把兩百行變成五十行，那所能夠承載的詩情是完全不同等級，就像重量級選手上了輕量級舞台。我一直期待這次有無只寫三十五行的詩，我會幫它加分。另外，不可避免地，所有參賽擂台的作品都帶有一種比賽的腔調，在語言運用上，概念化的語言缺乏語言的表情，味同嚼蠟。另外有些爲了博取眼球刻意製造的腔調，會有一種紛亂感，沒辦法讓整首詩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各圈選三篇，結果爲：

三票作品

〈褪色的馬〉（李進文、唐捐、陳育虹）

二票作品

〈外送員不思議〉（李癸雲、李進文）

〈腎友日記〉（陳育虹、焦桐）

一票作品

〈昨夜無無明〉（唐捐）

〈拒絕了妳即將告白的身體〉（李進文）

〈周林——一封交不出去的信〉（陳育虹）

〈郊山行——某主婦仲夏福州山步道漫賦兼致年少友人〉（李癸雲）

〈指南〉（李癸雲）

〈六月〉（焦桐）

〈當月光長照〉（焦桐）

〈一名女子死亡時的模樣〉（唐捐）

○票作品

〈疫苗〉、〈車過梨山〉、〈一輩子下次〉、〈地下化〉、〈大疫期間的健身運動〉

未獲票作品不列入討論，評審針對獲得一票以上的作品進行討論。

一票作品

〈昨夜無無明〉

唐捐：這批作品中，此篇風格顯得比較特別。讀起來是接近音樂的詩，沒有一個明快的事件，比較純粹的詠歎抒情，語言也較跳躍斷裂，其他篇則喜歡述說。全詩加入佛經元素，結合宗教、病與愛。節奏感把握得很好，意象是有組織的，雖有點繽紛，但有方向，可以理解，守住了抒情的本務。

李癸雲：這篇我本想放進前三名，作者好像沒有要明確表達什麼，但閱讀時會覺得把哲學，佛法，食物，雜混地談，混搭得不錯。因提及宗教，似是想以物釋法，確實語言比較雜亂，但虛實之間

的調節頗有說服力，有一些表達很生動，比如第三節第二行「廁所的白熾光多鹽且刺，小花磚咽鳴共振」，讓我發現自己從來沒有由此角度去看半夜起來打開白燈的廁所。整首詩看似雜亂拼貼，卻也形成有趣的衝撞。

李進文：此詩或可視為禪詩，但如果這是一首接近禪詩的抒情詩，想放進這麼多內容，有必要先做轉化：創作者要能先消解、釐清，再舉重若輕帶出說法。作者寫得稍嫌用力，整體語言碎裂；此外，若把一些詞語的位置調動也不會被發現的話，就代表整首詩可能不是那麼精準。

陳育虹：詩是洗乾淨的夢——好像把小孩洗乾淨了，可以送去學校見人。這首稍微雜亂了些，相較之下，我就沒有放在前面幾篇考慮。

焦桐：此詩似有過於抽象化的狀況，概念有點糾纏，專有名詞堆砌。

〈拒絕了你即將告白的身體〉

李進文：這是一首悼亡詩，詩裡充滿懊悔，作者用畫筆顏色去復活他的模特兒，一路寫來，卻變成自畫像：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合為一體。詩中反覆提到三次與「空洞」有關的意象，意即他想要填滿這個空洞，以顏色或回憶填滿內心惆悵，很沉重，但感情頗為節制。標題也滿有意思的，呼應從頭到尾非常婉轉的布局，有渲染力的抒情，是一首耐讀的詩。

李癸雲：透過畫畫去描繪「妳」，一路都在追索，讀起來會被詩行吸引，浸淫在其情感中。作者懂得透過暗示表現創傷：比如畫布被過重的筆觸擦傷，敘述者也被回憶創傷。但有部分詩行處理得較

爲簡便，比如第四節似乎跟前面有點脫節，讀不出關聯。結尾還不錯。

唐捐：此詩有較飽滿的敘述過程，能了解其意思，有幾個詞彙可能需要再討論一下。比如妳即將「告白」的身體——告白是指袒露自己？或轉了一個意思，「妳」的身體要被火化了，那算不算一種「告白」？全詩敘述較多，意象的表現較少，比如第四節，讀來略像舞台劇「台詞」，而使部分段落稍嫌「俗氣」一些些。

〈周林——一封交不出去的信〉

陳育虹：這首詩講的就是兩岸之間互相溝通的問題。詩最開頭提到「蟻獅」是一種凶狠的蟲，雖然很小，卻像一隻獅子，一頭困獸。一開始會誤讀爲一首情詩，但其筆法很明顯可以往兩岸方面去想，裡頭提到很多地點，包括北京胡同，重慶洪崖洞，曾做爲國民政府軍統局看守所的渣滓洞，都有其暗示。到了「我陪你去過一次故宮/你也陪我去一次好不好」，彷彿間接在問：我們還能不能溝通呢？當疫情流動，對方「已讀不回」，「後方只剩這一紙薄薄的信了」。整篇不是非常政治化的語言，但這樣解讀是可以通的。文字滿自然的，沒有特別咬文嚼字的文青感，細節可信，那些聯想也是可能的。

唐捐：就表層來講，讀來像是描寫跨海之愛。寫作方法是口語詩，這次參賽作品中，口語感很強的很多，這首則在口語中仍保留了詩的節奏與縐褶感。其實，就算沒有那種政治實體和政治實體之間的隱喻，當成一首情詩來讀，應該也可以。我們也不妨把敘述中所講的事情當成「體驗」，而不一定

是「象徵」。

李進文：若單獨以情詩來讀，「我」在台灣寫一封寄不出的信給住在北京的「周林」，雖有點散文化，但因為是書信，可以當書信體讀。只不過若以情詩做為標準，最後用繁體字的愛「有心」跟簡體字的愛「無心」來對比，太過常見，就像「生產（产）沒有生」，「工廠（厂）空空的」等說法廣為人知，這樣的結尾看似特別但又不夠特別。我也去查了詩中提的地點，若把詩中描寫往兩岸關係去想，確實有觸及，但沒有提出任何政治上的反思。最後一節關於疫情的描寫，好像也不太符合台灣現況，讀了會覺得不解。

李癸雲：我也查了一下「周林」，叫周林的人還真不少。如果以兩岸詩來看，我肯定作者用「一封交不出的信」回應兩岸在政治上的困境。不過，當標題是一個「特定人物」，我們確實需要有特定背景才能理解，閱讀經驗就被局限了。其次是我在讀詩的收尾時，處處有隔，對那樣的情懷不是很能理解。在兩者互動中，關乎台灣的敘述是比較少的，比較是歌頌「我對你的某種情感」。

陳育虹：台灣疫情剛剛升為三級時，確實有種驚恐的感覺，應該沒有不符合「惡疫在街頭流竄」。對政治或許我們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但作者應該是假設，若不要像現在這樣太過緊繃的狀態，對方連鳳梨、釋迦及蓮霧都拒絕進口，他想用歷史的眼光來重新看待兩地之間的關係，還有沒有友善的可能？如果詩是一條 pathway，端看作者如何從開頭走到終點，這首詩整個過程還是發展得滿好的，細節扎實，寫出有情感的回顧。

〈郊山行——某主婦仲夏福州山步道漫賦兼致年少友人〉

李癸雲：此詩透過女性視角，彷彿「微物之神」，寫出某種生命困境，雖有部分不易讀懂，但對我來說更有啟發。一開頭就跳出寫實框架，把要給某人或自己的說法重新表述。整首詩介於隔跟不隔，解與不解。語言是堆砌的，缺乏剪裁，但許多精細的描繪很打動我。外在景象是我在上山；內在風景是我在自我窺探，所以當出現「隱密哨音。意識的駐紮」這些看似外向的描述，其實都彷彿在暗示我：當你進行內在探索時會隱隱聽到警示的哨音。又比如第二頁寫站在山上往下看，看見「一千萬片窗玻璃」，映照出「我」站在生命某階段往下眺望的反射——這種想像性的開拓，頗見新意。

李進文：這首詩有很特別的語感，確實不太容易理解。我猜想作者是否以後設、後現代、意識流的寫法，切換內在跟外在的聲音，表現一種介於詩和非詩之間的概念？

唐捐：「福州山步道」是我的活動範圍，我來幫忙下一點註解。整首詩可以讀出作者特別設定的一種關於年齡的對話。語言經過刻意安排，有去蕪存菁的意圖，也有描寫，登山所見細節不一定跟整體主旨有關，但因為只有兩行，可以欣賞，不至無雜，還能把登山感表現出來。其中如「請勿偷走時鐘」可以讀做暗示，也可不必做過度解釋。接下來有一些風景描寫是就地取材，「公家機關」應是故意含蓄不說出「殯儀館」，病院則指「台大癌醫中心」。所以才寫「懷抱一些『活的任務』返程」。作者有心，用了引號，括號，破折號，表現上有不想平平敘述過去的企圖，只是背後的意韻必須略為思索，不是那種很直截給出感發的詩，是以理智安排過的，就這方面來講，有可取之處。

〈指南〉

李癸雲：此詩以一種風險判斷的語氣，進行生命決斷與評量——生活像是過關。感覺敘述者已經退休了，新的日子將要開始，該如何面對生活方式的轉折？作者就用「教戰指南」的方式來寫這首詩。句法上刻意有一些顛倒句構，那種節奏感跟懸疑感，真的很像遊戲過關的臨場感。語言的「斷」跟「連」也呼應了打Game的語氣。所鋪設的每一個關卡，面臨的抉擇，也都滿寫實的。但這些遊戲感的俏皮底下，又是有一點蒼涼的。因為對退休生活來說，還存在另一個擂台，作者其實想探討暮年的病老死，拉到宗教層次去看生活裡的妖魔鬼怪與意識陣營。因而當讀到最後兩句「通往／不再需要抵抗的，你們」，就會發現有一種精神性存在其中。

李進文：作者很有趣地把主題設定為「兩個人的新生活」，不管是指退休，同居或結婚，對那兩人來說，都像一場闖關遊戲。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都設成關卡，看似特別，若太雜亂，也會有點瑣碎。至於題目中的「指南」，讀到最後，會隱隱覺得，不管生活中怎樣磨合，最終還是沒辦法躲過那隻操縱「遊戲」的宿命的手。

〈六月〉

焦桐：表面上是寫軍訓課打靶，作者比喻愛情像飛鳥，飛鳥很容易吸引人們目光，而且善變，他也比喻愛情像射擊。總體來說，意象準確。這次參賽作意象失準的地方好多。此詩清淡含蓄完整，所有意象全部往一個總體方向來發展，而不是紛亂跳躍。這首詩也具有多義性，這樣解釋、那樣解釋都

可以通，而且都很好，因而景深立體，詩味濃郁。最後三、四行的寫法也很有趣。很清新的一首詩，沒有擂台賽的腔調。

唐捐：此詩寫青春愛戀的紀念，讀的時候，揮之不去地會覺得很有同志情懷的畫面，最後兩句「你功過相抵／我留校察看」應該是指「你愛過我又離開我，我卻還陷在回憶裡面」。每一句都是有暗示但又可以解讀的。「槍痕累累」這個詞其實下得很重，但也可以明白「槍擊」就是隱喻愛上誰的時候那種被擊中的感覺。語言也是很棒的抒情語調，「槍」的意象除了比較強烈，同時又帶有性的暗示。

〈當月光長照〉

焦桐：這首詩寫病痛是那麼輕，感情是那麼節制，那麼多地方故意有一種匠心布置的留白，想要傾訴的話，不說出來。比如第二部分開頭「風搖晃你的木椅／但椅子上已經沒有你的重量」，這些細節的描繪很動人，往往我們被文學作品感染的就是這些細節。最後一節的安排也非常好。一首好詩，必須讓沉重到喘不過氣來的主題更形清淡，才是值得我們肯定的美學手段。

李癸雲：這首詩我還滿有共鳴的。我同意那種節制跟清淡，第三部分寫得特別好，尤其是「乾淨」和「安靜」的辯證。但間中有些錯字還滿要命的。透過錯字，重新再讀，就發現有些段落表現出來的成熟度似乎不夠。若只看情感層面或語言的滲透力，還滿肯定它的。

李進文：此詩頗動人，有很多比喻很好，第三部分讀起來比較新鮮。但這樣的題材在文學獎裡非

常普遍，既然這麼普遍，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跟其他人所寫的不同？會是我思考的。

〈一名女子死亡時的模樣〉

唐捐：這篇應是一個獨居女子的畫像，不是真正發生「死亡」，而是比喻自己整天宅在家裡面像死亡了一樣。所以重點不是死，是寫出該女子的孤獨。可惜的是內容以不同字體表現，可能要再花多一點心思去變化說法，而不只是變換字體。雖用較多負面意象描寫空間感，但不會太過恐怖，自有一個敘述的理路，把那種微妙的自憐自悼，掌握得滿好的。

（唐捐放棄此篇）

一票作品

〈外送員不思議〉

李進文：外送員本來就有，因為疫情更蓬勃。此詩有其當代性，意象精準寫出了小人物的無奈。雖然詩題是「不思議」，但其實是思議的，他一邊自我探索，一邊思索，卻又感到迷惑。詩本身是動態的，語法跟斷句有種忙亂奔波的速度感，這種節奏感很符合外送員的設定。雖有五十行，因為不時出現的小幽默，讀來並不冗長。「我是路，卻和美食為一體」就像在說：「我」本來應該有前途的；而最後被吃掉的，說不定不是食物啊。所以他的語言是思考過的，不會為了速度感，忽略意象的經營，雖是口語詩，內容帶有深意，就單一主題來說是處理得很完善的一首詩。

李癸雲：〈郊山行〉是透過精密、幽微的意象，帶我們探索意識深處；這首則是都讀得懂，很流利寫出外送員處境，寫得很輕，語言乾淨，但字字到位，有一定的深度，我也一天要點好幾次 Uber Eats，讀起來很有臨場感。有些用語非常好，「我在路上，沒有他方」根本可以拿來當外送平台的 slogan，點出了外送員的生命處境，最後則收束在一個人對自己人生方向的困惑，或外送員對職場自我存在價值的困惑。雖看似「特定職業」的書寫，但仍有其共通性：比如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或是人對於過往美好都已經消逝的喟歎，有達到某種辯證性，最後一節我也滿喜歡的，「抵達之外／還有其他抵達」嗎？

唐捐：題材有其珍貴性，用外送員觀察人生，不下於直接書寫疫病，本身具有隱喻作用。但此詩表現，用嚴格一點的標準來看，應該可以更好。也就是說，只要設定好外送員觀察視角，很多想像應可以順勢衍生。有幾個句子，稍微有點太過「滑順」，作者或許應該試圖抵抗得太容易的二元思維。

〈腎友日記〉

陳育虹：這篇真的有一種介入性，是身體經歷過這些事然後寫出來，不是虛無縹緲的，口語也用得很自然。除了很平實寫出經驗，還能詼諧面對自己的痛苦，有一種自嘲，而不是自戀——文青就是自戀。作者因這場病得到省思，痛定思痛，甚至有一種冷眼看待自己的病的感覺。沒有太多花樣，最平凡的道理就這樣表達出來。同時，對於「比慘和討拍」的網路現象，他有一種判斷，批評卻不失厚

道。最後尤其精采，「等待一具善人的屍體」，切得滿深的。有時現實就是這樣吧，要病後才會有這些感受。

焦桐：這首詩的 speaker 應該是創作者自己，三十八歲腎衰竭，等待換腎，等待另一個人的死亡，好讓他重生。一開始撞擊我的就是這個部分。這可能會被寫成一首很沉重、悲痛的詩，但作者很高明的是，無論語言跟內容，都化沉重為清淡，他不是要逃避，而是通過有效的藝術手段，讓喘不過氣的氛圍跟情景，清淡再清淡。這樣高難度的動作，使得感情相當含蓄，卻又能得到充分的解釋。後面尤其精采。張力很夠。

李進文：這首詩舉重若輕的寫法也很打動我。但是「新生活始於／你明白無法回到過去了」那三節稍嫌刻意。註解的部分，應該只保留「二〇一〇年，三十八歲的我突然發現末期腎衰竭，開始洗腎。」後面太多的說明，反會使整首詩力量削弱。

唐捐：我認同這首詩有淡化的處理，但整首詩不無寫得太白的部分。我們閱讀這首詩會很感動是因為詩的背後有一個真實的背景，但如果只就文本來看，第一節的表現力有點不足，因為有那個「背景」，讀者會幫忙解釋那些「白」，但這樣的白話真的太多，幾乎各段落都有。我也同意「新生活始於」那三節像格言一樣的句子，恐怕有點累贅。

李癸雲：疾病書寫一向是我很關注的主題，我喜歡作者把自己的病提出來當成討論的方式，但在自我的疾病書寫之外，他還想要去比附一些更厚重的主題以鋪演整首詩，但往往只有「起」，沒有發

展。

陳育虹：部分的比附，或許可以看做是作者的自嘲，想要淡化自己的苦，不是真的要去做比較。至於三段像格言的句子，是一種直面對待——當生命來到病後，你的反省是很直接的，不會再去做一些語言上花枝招展的表演。面對生死有一種一翻兩瞪眼：面對，或是不面對。所以講話也要這麼直接。如果此時還纏綿不絕就太做作了。他寫得很俐落，我不覺得是缺點，因為他得開始新生活了，所以不再討拍與呻吟，忘掉自憐，自己決定自己要不要快樂面對往後的日子。

三票作品

〈褪色的馬〉

唐捐：此詩不若商禽構思那麼複雜，抒情性更強，不全是散文變形詩的意象，作者自有其敘述線索，順著文字讀下來，知道馬是一個大的隱喻，從聽到馬聲，慢慢去感受、體驗，藉此講出中年跟疾病。就語言來說，是有表現力的，沒有過於囉唆的問題，抒情的音調控制得還不錯。

李進文：我希望尋找共鳴的詩，這首即是。敘述過程是很有條理的，不會讓你覺得悶，是有渲染力的中年病情詩。身體內住著這匹馬是一個很大的隱喻，但寫得不落俗套。因為他並沒有去馴服那匹野馬，而是選擇好好共處，就像你跟自己的病好好共處，因而，最後無論是馬或病都沒有消失，但至少是褪色了，這很實際，不提供「解決」之道，而是感染你，讓你會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寫得最好的

是最後一節，點出他是上班族，「換上新的馬蹄鐵」就像社會制約，所以這些「病」其實來自長期在社會中工作的無可奈何。結尾寫到「從此你擁有一匹褪色的馬」，「擁有」二字下得很好，從原本的野馬，到能跟馬好好共處，你確實「擁有」了這匹馬，但是，很少有人把病與殘疾以「擁有」來形容，這顯得很正面，整首詩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陳育虹：這首詩不只沒有問題，而且寫得非常好。首先是意象好，馬可以聯想很多：白駒過隙，老驥伏櫪，甚至，西方希臘神話裡的繆斯騎的也是一匹飛馬，是靈感的象徵。因此，這首詩中的「馬」可視為寫作者的「夢想」，他想創作，但也許還是必須爲了生活而工作，只好把馬和自己拘到一個欄杆裡，不能跑出來。他不懂得調適生活，還得面對朋友的不了解，因爲別人都不懂「人的容量有限怎麼能藏住一匹馬」，那代表——人怎能有那樣的寫作上的野心？因爲別人的不了解，他開始有了問題，吃藥也沒法安頓。假如「馬」是寫作的靈感或夢想，牠在夜裡出現，就比如夜裡我們想要創作，或才有時間創作；馬會發出嚇人聲音，就像創作總有旁人無法理解的衝動。到後來，他不再要求別人的肯定了，寧可把時間用來照料那匹馬（創作），因而，不管從事什麼工作，寫作是「你在這個世界上僅有的座位」，這也是他真正認定自己的ID。後面寫到「換上新的馬蹄鐵」，除了是工作壓力，也有「鐵蹄下」的感覺。結尾可以讀出：要接受這匹馬，就算已經褪色了，但寫作的夢是不會熄掉的。整首詩充滿密度感，是作者身在其中的真正感受。

李癸雲：可能因爲年紀，〈褪色的馬〉這樣關乎中年症候群的詩，讀起來很有共鳴。確實這首詩

完整，緊密，明朗，要寫的東西都顧及到了。我原也想勾選此首，只因擔心自己品味太集中，才先把這首擱下。

所有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評審決議從有獲票的十篇作品中，各自挑選五篇給分，最高6分，最低2分，其餘各篇都給1分，結果如下：

〈褪色的馬〉 26分

（李癸雲 6分、李進文 5分、唐捐 6分、陳育虹 6分、焦桐 3分）

〈外送員不思議〉 14分

（李癸雲 5分、李進文 6分、唐捐 1分、陳育虹 1分、焦桐 1分）

〈六月〉 14分

（李癸雲 1分、李進文 1分、唐捐 3分、陳育虹 3分、焦桐 6分）

〈腎友日記〉 13分

（李癸雲 1分、李進文 3分、唐捐 1分、陳育虹 4分、焦桐 4分）

〈周林——一封交不出去的信〉 12分

（李癸雲 1分、李進文 1分、唐捐 4分、陳育虹 5分、焦桐 1分）

〈昨夜無無明〉 10分

（李癸雲 2分、李進文 1分、唐捐 5分、陳育虹 1分、焦桐 1分）

〈拒絕了妳即將告白的身體〉 10分

（李癸雲 1分、李進文 4分、唐捐 1分、陳育虹 2分、焦桐 2分）

〈指南〉 9分

（李癸雲 4分、李進文 2分、唐捐 1分、陳育虹 1分、焦桐 1分）

〈當月光長照〉 9分

（李癸雲 1分、李進文 1分、唐捐 1分、陳育虹 1分、焦桐 5分）

〈郊山行——某主婦仲夏福州山步道漫賦兼致年少友人〉 8分

（李癸雲 3分、李進文 1分、唐捐 2分、陳育虹 1分、焦桐 1分）

由於〈外送員不思議〉、〈六月〉兩篇同分，評審以舉手表決，〈六月〉得到三票（唐捐、陳育虹、焦桐）勝出。評審決議依分數高低，首獎頒給〈褪色的馬〉，二獎為〈六月〉，三獎為〈外送員不思議〉；〈周林——一封交不出去的信〉、〈賢友日記〉並列佳作。會議圓滿結束。

新詩獎

評審簡介

李癸雲

一九七一年生。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曾獲台北文學獎新詩評審獎、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等。著有詩集《女流》，學術論著《詩及其象徵》等多部。

李進文

一九六五年生，逢甲大學統計系畢業，曾任聯合文學、遠足文化總編輯。曾獲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著有詩集《野想到》，散文集《微意思》等多部。





唐捐

本名劉正忠。一九六八年生。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大中文系教授。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世界病時我亦病》等，詩集《網友唐捐印象記：臺客情調詩》等多部。

陳育虹

一九五二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曾獲《聯合報》文學大獎等。著有詩集《閃神》、《之間》等多部，譯作《淺談》等多部，散文集《2010／陳育虹》。

焦桐

本名葉振富。一九五六年生，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現為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詩集《青春標本》等多部，散文、童話、論述三十餘種，編有文選五十餘種。